

#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第二册)

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

# 目 录

鸿门宴——《项羽本纪》节选	司马迁 ( 1 )
谏逐客书	李 斯 ( 17 )
出 师 表	诸葛亮 ( 27 )
江 水	郦道元 ( 37 )
桃花源记	陶渊明 ( 43 )
杜甫诗四首	( 48 )
师 说	韩 愈 ( 57 )
醉翁亭记	欧阳修 ( 63 )
苏轼词二首	( 69 )
阿房宫赋	杜 牧 ( 74 )
劝 学	荀 子 ( 82 )
进学解	韩 愈 ( 92 )
遊褒禅山记	王安石 ( 98 )
赤壁之战——《资治通鉴》节选	司马光 (102)
送东阳马生序	宋 濂 (113)

# 鴻 門 宴

——《項羽本 》节选

司 马 迁

当是时，項羽兵四十万<sup>[1]</sup>，在新丰鴻門<sup>[2]</sup>；沛公兵十万<sup>[3]</sup>，在霸上<sup>[4]</sup>。范增說項羽曰<sup>[5]</sup>：“沛公居山东时<sup>[6]</sup>，貪于財貨，好美姬；今入关<sup>[7]</sup>，財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sup>[8]</sup>，此其志不在小<sup>[9]</sup>。吾令人望其气<sup>[10]</sup>，皆为龙虎<sup>[11]</sup>，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sup>[12]</sup>，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sup>[13]</sup>。張良是时从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sup>[14]</sup>，私見張良，具告以事<sup>[15]</sup>，欲呼張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張良曰：“臣为韓王送沛公<sup>[16]</sup>，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sup>[17]</sup>，不可不語。”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为之奈何？”張良曰：“誰为大王为此計者<sup>[18]</sup>？”曰：“鯁生說我曰<sup>[19]</sup>：‘距关<sup>[20]</sup>，毋內諸侯<sup>[21]</sup>，秦地可尽王也<sup>[22]</sup>。’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sup>[23]</sup>。”沛公曰：“君安与項伯有故<sup>[24]</sup>？”張良曰：“秦时与臣游，項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sup>[25]</sup>？”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sup>[26]</sup>。”張良出，要項伯<sup>[27]</sup>。

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sup>[28]</sup>，約为婚姻<sup>[29]</sup>，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sup>[30]</sup>，籍吏民<sup>[31]</sup>，封府庫，而待將軍<sup>[32]</sup>。所以遣將守关者，备他盜之出入与非常<sup>[33]</sup>也。日夜望將軍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sup>[24]</sup>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来謝項王<sup>[35]</sup>！”沛公曰<sup>[36]</sup>：“諾。”

于是項伯复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报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

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sup>[377]</sup>。”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sup>[38]</sup>，将军战河北<sup>[39]</sup>，臣战河南<sup>[40]</sup>，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sup>[41]</sup>，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sup>[42]</sup>。”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sup>[43]</sup>，不然，籍何以至此！”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sup>[44]</sup>，亚父南向坐<sup>[45]</sup>，——亚父者，增范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sup>[46]</sup>，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sup>[47]</sup>。项王默然不应。

范增起，出召项庄<sup>[48]</sup>，谓曰：“君王为人不忍<sup>[49]</sup>，若入前为寿<sup>[50]</sup>，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sup>[51]</sup>。”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sup>[52]</sup>，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噲<sup>[53]</sup>。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sup>[54]</sup>！”噲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sup>[55]</sup>，樊噲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sup>[56]</sup>，瞋目视项王<sup>[57]</sup>，头发上指，目眦尽裂<sup>[58]</sup>。项王按剑而跽曰<sup>[59]</sup>：“客何为者？”张良曰<sup>[60]</sup>：“沛公之参乘樊噲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sup>[61]</sup>。噲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sup>[62]</sup>！”则与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sup>[63]</sup>，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sup>[64]</sup>！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sup>[65]</sup>，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sup>[66]</sup>：‘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sup>[67]</sup>。’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sup>[68]</sup>，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sup>[69]</sup>，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sup>[70]</sup>。窃为大王不取也！”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噲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sup>[71]</sup>。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顾细

謹<sup>[72]</sup>，大禮不辭小註。如今人方为刀俎<sup>[73]</sup>，我为魚肉，何辭为？”于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来何操<sup>[74]</sup>？”曰：“我持白璧一双<sup>[75]</sup>，欲献项王，玉斗一双<sup>[76]</sup>，欲与亞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張良曰：“謹諾。”当是时，项王军在鴻門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sup>[77]</sup>，脫身独騎，与樊噲、夏侯嬰、靳强、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sup>[78]</sup>，从酈山下，道芷阳間行<sup>[79]</sup>。沛公謂張良曰：“从此道至吾軍，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sup>[80]</sup>，公乃入。”

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胜楛杓<sup>[81]</sup>，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將軍足下<sup>[82]</sup>。”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过之<sup>[83]</sup>，脫身独去，已至軍矣。”

项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与謀<sup>[84]</sup>！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杀曹无伤。

### 注释

[1] 项羽——（公元前232—前202年）名籍，羽是他的字，一说字子羽。他的祖先世代为楚国的将军，封在项（今河南项城东北的槐坊店）地，因此以项为姓。他的祖父项燕，曾领军击败秦将李信的大军；后被秦将王翦所败被杀。另有记载又说他在那次战败后，因楚王负刍被虜，又奉昌平王为楚王，继续在淮南一带反秦，最后又被王翦击破了，昌平王也死了，他便自杀（《始皇本纪》）。项羽自幼随叔父项梁生活于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梁教他兵法。后来又随项梁到了会稽郡（今江苏与浙江的东南部）。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在蕲县（今安徽省宿县）起义，那时项羽年二十四岁，也和项梁一同起事，并接受陈胜的号令，随项梁率领八千人渡江西征。陈胜失败，许多起义部队拥戴项梁，项梁立牧羊人为楚怀王，以资号召。后项梁战败身死，项羽杀了楚王所封的上将军宋义，自立为假上将军率大军救赵，鉅鹿大破秦军，因而名震各路的起义部队。到举行“鸿门宴”时（公元前207年11月），反秦的军事斗争已胜利结束了。“鸿门宴”以后，他自封为西楚霸王，建都在彭城（即今江苏省的徐州），把天下都分封给许多王侯，刘邦封作汉王，都汉中（今陕西省的南郑县）。不久，楚汉之间就开始了军事角逐。前后苦战了五个年头。最后项羽在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境）被汉军围困了，突围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的乌江浦）而自杀。时项羽年三十一岁。

[2] 新丰鸿门——新丰，秦时为骊邑。刘邦因老父思念故乡（沛之丰邑），在骊邑地方按照家乡的模

样修筑了一座新城，把家乡的人移来居住，因而名之为新丰。其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鸿门；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现叫项王营。

- 【3】沛公——刘邦的称号。他起兵于沛（在今江苏省沛县东），群众立他为沛公。据《史记》，刘邦为丰邑（今江苏省丰县）人，少无赖，但有一定声望。沛地群众起义时，举他为首领。他曾因战败投项梁，后与项羽协力攻秦。楚怀王（心）派遣他攻克了秦的腹地，秦王子婴便向他纳降。开始时他的实力不如项羽，后来依靠张良、韩信、萧何的帮助，终于战败了项羽，统一天下，建立了汉王朝，成为汉代第一个皇帝。
- 【4】霸上——即白鹿原，在今陕西西安市东，接蓝田县界。
- 【5】范增——（公元前278—前204年）居巢（今安徽省巢县东北）人，项梁起兵时投梁，后随项羽。刘邦采用陈平的反间计，离间了他同项羽的关系，他怀忿离开项羽，因疽发背而死。
- 【6】山东——古代泛指战国时六国故地，因在崤山以东，所以叫山东。
- 【7】关——函谷关的简称。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
- 【8】幸——“幸”用作动词，在专制时代，帝王接近妇女叫“幸”。他到某处也称为“幸”某地。
- 【9】此其——“此”字是上句话的代词。“其”字是沛公的代词。
- 【10】望其气——秦、汉方士的一种“望气”之术，以为帝王所在的地方，空中有五彩祥云，会“望气”的人能看出来。
- 【11】为龙虎——古人以龙喻帝王，以虎喻武将，一般迷信的说法，都称他们是龙虎的化身。
- 【12】楚左尹项伯者二句——左尹：官名，文职。楚的“尹”相当别国的“相”。项伯：项羽的叔父。后被刘邦封为射阳侯，赐姓刘。者：本为代词，用在这里已失掉代词的性质，仅作语助词用。季父：古时称弟兄排列的顺序为伯、仲、叔、季，本来叔父中最年幼的称季父。
- 【13】素善留侯张良——素善：向来友好。张良：字子房，是刘邦的谋臣。后来刘邦封他为留侯。留是地名，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
- 【14】之——“去到”的意思。
- 【15】具告以事——具：“完全”、“统统”、“原原本本”之意。这句意为：项伯把项羽欲击沛公之事源源本本告诉张良。
- 【16】韩王——即韩成。当项梁立楚怀王时，张良劝他立韩公子韩成为韩王，梁允许，并派良为韩申徒（即司徒）。刘邦引兵过韩时，张良同他一道进军。
- 【17】亡去不义二句——亡去：犹言溜走。不可不告：不能不告知一声。
- 【18】谁为大王为此计——这里两个“为”字，音、义及词性都不同。上一个“为”字读去声，有“给”、“替”的意思。下一个“为”字读平声，有“作为”、“决定”的意思。
- 【19】鲋生——鲋（zōu邹），杂色小鱼。鲋生，指小人。
- 【20】距关——距，通“拒”，抵御的意思。距关，即凭关拒守。
- 【21】内——通“纳”。

- [22] 秦地——即函谷关以西，今陕、甘一带。
- [23] 背——违背、放弃。
- [24] 君安与项伯有故——安：何以。有故：有旧谊。
- [25] 孰与君少长——即“他同你谁大谁小？”
- [26] 兄事之——待他为兄长。
- [27] 要——同“邀”。
- [28] 奉卮(zhī支)酒为寿——卮：容四升的酒器。为寿：即祝寿。
- [29] 约为婚姻——约好彼此联姻，攀做儿女亲家。
- [30] 秋豪不敢有所近——鸟兽到秋季换毛，其毛较细，“秋豪”指极细微的东西。这句意为：些微也不敢沾染。
- [31] 籍——册子，用做动词，指登记户口。
- [32] 将军——这里指项羽，不是项伯。
- [33] 非常——意料不到的变故。
- [34] 倍德——倍：即“背”的借用字，做“违背”解。倍德犹言忘恩负义。
- [35] 旦日不可不蚤——旦日：即明天。蚤：同“早”。
- [36] 公——对人尊称词，一般都用作下对上的称谓。
- [37] 善遇之——就是以好意对待他。
- [38] 戮(lù陆)力——即协力，就是通力合作的意思。
- [39] 河北——即黄河以北。
- [40] 河南——即黄河以南。
- [41] 不自意——自己没有料到。
- [42] 有郤——即有怨隙意。郤同“隙”。
- [43] 左司马曹无伤——左司马：司马是统兵官，分左右司马，执掌兵权。曹无伤：人名，身世不详。
- [44] 东向坐——面向东坐，表示自尊大。
- [45] 亚父——项羽对范增的特殊尊称。
- [46] 数目项王——目：动词，视也。数目：屡视。这句意为：频频向项王丢眼色。
- [47] 玉玦(jué决)——古玉器名。环形，有缺口。范增举玉玦给项羽看，是暗示他要下决心杀掉刘邦。
- [48] 项庄——项羽的堂弟。
- [49] 不忍——不能狠心地干。
- [50] 若——与汝字音近而义同。
- [51] 若属皆且为所虏——若属：即汝等，你们。这句意为：你们都将被刘邦所俘虏。
- [52] 翼蔽沛公——如鸟那样的张翅掩护沛公。
- [53] 樊哙(kuài快)——(公元前?—前189年)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东)人。原为屠狗夫。沛

- 县起义时，他被派遣去迎接刘邦来做首领。与秦军作战中立了不少功。后来当过汉的左丞相，封舞阳侯。
- 【54】同命——拚命。
- 【55】交戟——戟是古兵器，与戈略同而稍异，其尖端略昂起，而内有刃，卫士在门前用戟相交，以禁出入。
- 【56】披帷——揭开围帐。
- 【57】瞋目——张目。
- 【58】目眦尽裂——眦(zì自)：即眦，上下眼睑的结合处。意为：眼眶都要裂开了。极意形容他的怒目而视。
- 【59】跽——即长跪，古人两膝着地，两股贴在两脚后跟上，身体稍现松弛时为坐，股不着脚跟时为跪，跪而挺腰耸身显得长一点叫长跪。
- 【60】张良曰二句——参乘：即陪乘。坐在车右当警卫的勇士。两句意为：张良答：“这是沛公的近侍叫做樊噲的便是。”
- 【61】斗——酒的容器。
- 【62】生彘(zhì智)肩——彘：猪。彘肩：猪蹄带肩胛者，就是一条整腿。
- 【63】啗(dàn旦)——吃。
- 【64】卮酒安足辞——喝盏酒值得推辞么！
- 【65】杀人如不能举二句，——意谓“杀人惟恐不多，用刑惟恐不重。”举、胜，都是尽的意思。此借秦王来骂项羽。
- 【66】怀王——楚怀王的孙子叫心，被项梁立为楚怀王，项羽灭秦，尊他为义帝，后被杀死。
- 【67】王之——王读去声，作动词用。是使他为王的意思。
- 【68】咸阳——秦的首都，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渭水北岸。
- 【69】听细说——听信小人之言。
- 【70】此亡秦之续耳二句——意为：这是继续亡秦的道路，我的私衷却不愿您大王采取这条道路啊。
- 【71】都尉陈平——都尉：武官名，位同太守。陈平(公元前?—前187年)阳武户牖乡(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内)人，曾当过屠夫，这时在项羽部下任都尉，明年归刘邦，常出奇计，后任丞相。
- 【72】大行不顾细谨二句——就是要权衡轻重，不拘小节的意思。大行，大事。细谨，小节。大礼，指讲究大节。辞，避。小让，琐细的礼貌。
- 【73】如今人方为刀俎(zǔ组)二句——刀用以割肉，俎是刀砧板，都是宰割肉菜的用具。鱼肉，被割待烹之物。两句意为：如今正是我们在任人宰割的时候。
- 【74】来何操——来的时候带些什么。操：携带。
- 【75】白璧——白玉做成的装饰物，平圆形，中有孔，径六寸。
- 【76】玉斗——玉做的酒器。



【77】车骑——成队的车马叫车骑。这里说刘邦脱身逃时，把原来的百余骑留下独身逃去。

【78】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后三人都是汉将。夏侯婴，沛人，与刘邦有旧谊，从刘邦起义，后封汝阴侯。靳强，从刘邦于阳夏，以击项羽有功，后封汾阳侯。纪信，刘邦的得力部将，后项羽围刘邦于荥阳，他假装刘邦来诳楚军，刘邦因而得脱。项羽怒，把他烧死。步走：徒步逃走。

【79】从酈山下道芷(zhǐ止)阳间行——酈(lí离)山：即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下道：取道。芷阳：秦县名，汉文帝时改名霸陵。旧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间行：二者之间为间，有空隙意。间行，即抄小路走。

【80】度我至军中——度：读入声，即揣度，估计，打量的意思。意为：估计我回到霸上的时候。

【81】枘杓——酒具。即用曲木做成的饮器。

【82】大将军——武职最高的官职，起于战国，位在三公以上。这里指范增。

【83】有意督过之——督过：责罪。这句意为：存心找他的岔子。

【84】豎子——即童子。骂人时称“豎子”，有鄙视意，有如现在称“小子”。这里表面骂项庄等，暗指项羽。

## (一) 学习目的要求

(1) 通过本文的学习初步理解《史记》的伟大成就(包括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主要成就)。

(2) 初步理解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写作特点。

## (二)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 作者介绍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卒年大约在公元前九〇年。他幼年时代同父亲住在家乡，一面学习，一面从事牧牛放羊的劳动。不到十岁，他父亲司马谈到长安作太史令，他随父到长安，这就给了他一个专心学习的良好环境。他的父亲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不但精通天文、易理，而且对古代历史和学术思想，有深厚的研究。司马迁在他父亲的指导下，再加上自己的刻苦钻研，到十岁时便能阅读古典书籍。二十岁时周游四方，曾游历过今日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四川、西康、云南各地，对各地的山川形势、经济状况、风俗习惯都有具体的了解，而且访问了各地父老，采集了各地口头流传的神话、掌故和历史传说。大约公元前一二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因为担任郎中，常随武帝出外巡狩。三十五岁时，又曾奉使西南，到过巴蜀以南邛、笮、昆明等地(今四川西部和云南的保山、腾冲一带)。每到一地，就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山川形势、风土人

情。这种长途的游历和踏实的调查工作，为他以后的著作提供了无比生动、广博、真实的材料；同时这种多方面的调查，开拓了他的眼界，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组织能力。这说明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已具有爱国爱民的感情和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重视民间传说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写出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不是一个普通的史官，他有崇高的理想，想继承孔子的《春秋》，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可惜他只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于公元前一一〇年病死于洛阳。他临死时，便把他未完成的事业，交给他的儿子。司马迁在他父亲去世后第三年，被任为太史令。他一面整理父亲的遗稿，一面博览皇家藏书，编列纲目，树立规模，经五年之久，至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十一月，才开始《史记》的著作。不幸的是，他到四十七岁那年，这部著作草创未就，竟因李陵案子的牵连而被处宫刑。那时，本来有“出资者赎罪”的办法，而他却家境贫寒，不能自赎；平日同他交游的人也无法救他；皇帝左右亲近的人又不替他说一句公道话。这对于他，无论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是一个极大的创伤。从此以后，他一方面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感到这是受了最难堪的侮辱；一方面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汉统治集团的伪善和官僚政客的卑鄙阴险，加强了对他们的憎恨。他要把愤懑不平的情绪，倾注到《史记》的著作上。因此他尽力克制内心的痛苦，专心致志于他的写作。他写《史记》，并不是毫无好恶地记录历史，而是以饱满的激情，愤怒地谴责历史上和当时的黑暗现象，并热烈歌颂一些英雄和有气节的人物。这便是《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具有人民性的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

### 《史记》的价值和成就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一部承上启下富有独创性的史书。它不是单纯的史事记载，而是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历史上各种现象的真实反映，表现着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总结，是一部波澜壮阔、包罗万象、雄伟无比的史诗。它在史学上有巨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这里作些简略的叙述。

第一、体裁新颖。中国在《史记》以前的史书，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缺少完整的统一性。《史记》在古史原有基础上，参考各种史料文献，沟通了中国自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展开了中国古代史的全部面貌，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的新体裁。

《史记》在通史的总则下，运用五种体例配合组织起来。十二本纪叙帝王，十表系时事，八书评制度，三十世家记诸侯，七十列传志人物。体例虽有五种，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血肉相连地成为一个整体，形成纪传体的通史。这种纪传体，一直影响到后代历史家。

第二、《史记》不仅在体制上超越了《春秋》，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上，突破了儒家的正统思想的束缚，自成一家之言，具有进步的历史观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在纪传体的体裁中，突出了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虽还不能完全摆脱天命论的影响，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作者的这种思想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他叙述人物，不限于王侯将相，而是遍及于社会各阶层；也不限于政治，而涉及了社会各部分，凡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及其他方面有所贡献的人，都是作者立传的对象。有帝王、将相、贵族、官吏，有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有农民、商人、隐士、妇女、倡优、刺客、侠士以及医卜、星相等等。对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人物，特别重视，对下层人物尤其同情。这就显示出了《史记》处理历史人物的民主精神。

其次，《史记》的进步意义，还在于作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初步认识。他肯定历史是进化的，是今胜于古的。因此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自然的威力和神权对于历史的支配。固然，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的历史观还存在缺点，但处于两千多年前的时代，他有那样的思想，是有可取之处的。

第三、作者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博览了群书，在各地游历中，还随时收集、采访民间遗词逸事和传说。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说明了司马迁在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方面的辛勤。他据有丰富的材料，但不是生吞活剥，而是经过分析判断之后，才加以选择运用的，在写作中表现了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精神。他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 and 历史人物的褒贬，都能坚持准则，掌握分寸，不流于轻率的武断和无原则的虚夸。正因如此，司马迁才能成为“良史之材”，《史记》才能达到“实录”的巨大成就。

下面再谈《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虽是一部史书，但由于作者的天才创造和光辉绚烂的文彩，它在文学上也达到高度的成就。《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它是历史和文学完整统一的典范，因此，《史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第一、思想内容丰富。《史记》描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丰富复杂的生活，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深刻的概括和综合，把中国古史的各时期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凡是历史上所出现的重大事件、杰出人物，都得到相当完整的表现。它保留了丰富的传说时代的神话资料，记录了许多杰出人物的思想言行，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的历史现实，描述得更为详细真实。这样，就使《史记》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

第二、艺术价值很高。首先是有高度的语言艺术价值。《史记》丰富的社会内容，

是通过优秀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的。《史记》语言的特色是词汇丰富、整洁、精炼，气势雄伟，多变有力，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动的形象性。同时还有规范化的特征。司马迁以他优秀的语言艺术，将古代的散文推到了高峰。

其次，善于描写人物。《史记》的体裁，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因此描写人物，成为《史记》重要的文学特色。司马迁在这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和优秀的技巧。《史记》中出现的人物，非常广泛，作者以不同的笔调，不同的语言，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去刻划他们多种多样的性格和面貌，使他们的个性分明，神情毕露，形象生动。作者对人物的描写，有的用对话，有的用直叙，有的细腻刻划，有的概括表现，爱憎分明，褒贬适当，叙事条理明晰，说理透彻精辟，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句话，给予《史记》非常高的评价。一方面指出《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又说明了《史记》在文学上的精神实质。

《史记》在文学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后代的散文家无不继承它的精神，学习它的方法。唐宋散文八大家不用说，就是明代和清代的散文，都蒙受它的影响。柳宗元一再推崇《史记》的散文艺术，并且在赞叹韩愈的文章时，用司马迁作为最高的比拟标准。在小说方面，《史记》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从唐宋的传奇以及清代的《聊斋志异》，都可以看出《史记》传记文学的精神。至于《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一类的小说，大都取材于《史记》。再如《史记》中许多动人的戏剧性的故事，成为元明戏曲的题材，在《元曲选》和《六十种曲》中，取材于《史记》故事的杂剧与传奇，共有十一种。就在今天舞台上的《霸王别姬》、《将相和》、《文昭君》、《搜孤杀孤》、《屈原》、《棠棣之花》、《信陵公子》、《虎符》等戏剧，也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史记》对文学界的影响，确是巨大、深远的。

### （三）课文分析

#### 体 裁

《鸿门宴》是从《项羽本纪》中节选的，题目是另加的，可视为一篇传记体的古典文学作品。用传记体裁记录历史事实，在当时还是一种崭新的历史方法。它通过人物的活动来表现事件，使读者看到那些事件的原委，认识当时的时代、社会面貌。作者要用批判的态度来记载历史事件和人物，旧的写作方法已经不够了，因此，这种体裁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作者对人物的记叙，带有自己的爱憎。他对历史并不是抱着“纯客观”的态度，而

是从作者的正义感出发，把历史的真实面貌刻划出来。作者取材于历史，又着重以形象来表达历史的真实。同时，书中的人物形象，也在积极表现历史的主题中，获得了生命力和鲜明性。

传记文学作品，是描写历史人物的，它以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出某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容作者虚构和随意创造。要写出他们真正的面貌，反映真实情况，就必须掌握大量的可靠材料，用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形象的描写，才不至歪曲事实，才有可能使历史人物和事件真实地、生动地再现出来。

传记文学和历史小说、真人真事的小说有共同点，但又有区别。它们以历史事实为题材，这是共同点；但它们取材的目的与处理方法却不一致。传记文学取材的主要目的在于传人物，记事件，虽然在叙述事件时可以通过简洁明快的笔触把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但却不容许作者作超过历史事实的想象和虚构。历史小说和真人真事的小说虽也必须尊重事实，但它们在选材上有更大的自由，允许作者依据历史的必然作大胆的想象和虚构，容许运用多种的典型化的方法处理题材，以达到艺术的真实，而不局限于历史的真实。《鸿门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作者既尊重历史的真实，又能取材适当，爱憎分明，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的真实感情。

我们认识它们的异同，就更清楚地看到在小说还没有出现以前，司马迁的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放射的光芒。

### 情节结构

《鸿门宴》的故事情节是从刘、项两大集团的争夺反秦斗争胜利果实开始的，顺着这条线索的发展，以两个集团的人物活动，以及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的。

《鸿门宴》虽是《项羽本纪》的一个片断，但它记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反映了秦汉之际的一个主要矛盾，展示了这个矛盾解决的历史趋向。《鸿门宴》集中地描写了刘、项斗争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把这个事件中的人物活动作为中心，重新显现出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格，从而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基本情况。作者运用高度概括集中的艺术手法，以曲折生动的情节，严密完整的结构，交织出这幅历史的图画。

《鸿门宴》一开始就以简要概括的叙述方式，正面突出地介绍了在反秦战争胜利结束后项、刘两大集团的对立形势。从“当是时”至“急击勿失”这一大段，作者着重在揭示项、刘两军对立矛盾的契机。一军鸿门，一军霸上，都处在京城附近，彼此虎视眈眈。这时，客观形势就是这样：必须解决谁生谁死问题。在现实中，只有由一方来掌握统治权，另一方必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照当时客观形势，超过刘邦三倍兵力的项羽的四十万大军，声威赫赫，是处于对立中主动的方面。所以他的谋臣范增就向他提出解决

刘邦这一对立面的问题，要求他决策消灭刘邦这支军队。这一客观形势，表明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即将开始。虽然双方军队都未曾动作，但已隐含着一场严重的剑拔弩张的杀气。这在本文是情节的开端。

紧接着这一情节，因项伯的关系，项方的计划立刻转到刘方的张良身上，引起刘邦迅速的反应。这样，造成了情节发展的曲折变化。

从“楚左尹项伯者”到“项王许诺”，是为第二大段。这一大段的情节中心是刘邦准备应付项羽的决策。刘邦在得知项羽即将以武力解决他的势力的时候，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屈辱的办法来对付项羽。他首先以假仁假义的手段笼络项伯，先是“兄事之”，继又“约为婚姻”，收买了项伯，并通过项伯对项羽进行攻心战。所谓“待将军”，“日夜望将军至”，“不敢倍德”等甜言蜜语正投合项羽的口味，瓦解了项羽的斗志。刘邦的这些宣传攻势一直打入项羽集团的心脏，而主张“急击勿失”的范增却还在睡梦中。这就使战云笼罩的刘、项斗争场面急转直下，变成另一种斗争方式：鸿门宴上的角斗。这场宴会上的角斗，就这样由项伯一手安排下来。

第三大段从“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樊哙从良坐”。这是鸿门宴情节的主干。从沛公上鸿门谢罪，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尖锐地展开了。现在，两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共处在一个宴会上，当面展开了勾心斗角的斗争。作者一方面写刘邦集团团结一致地抵御项羽集团的进攻，一方面写项羽集团内部的自相矛盾和项羽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坐失良机。当宴会开始以后，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而项羽没有反应；范增于是叫项庄舞剑，打算在席上杀掉刘邦，而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这个场面极为惊险，矛盾尖锐化、白热化。这是鸿门宴故事情节的高潮。

在这杀气腾腾的局面下，当矛盾激烈、尖锐展开以后，矛盾的性质也起了急剧的转化。从这场斗争中，显然可以看出项羽集团内部的分裂。优柔寡断、没落贵族式的骄傲与“慈善心肠”，使项羽从精神上解除了武装；叛徒式的项伯，近于专横的范增，分裂了这个集团的基础力量。貌似强大的项方集团就此丧失了昂扬的斗志，内部分崩离析，已由强大的主动的一方转变为被动的弱小的一方。而弱小的刘方却是上下同心同德，内部团结无间，具有坚强的核心力量，逐渐争取到刘、项斗争中的主动权。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客观真实的本质。作者通过对这场宴会的斗争的鲜明的描绘，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项庄、项伯舞剑的严重形势下，张良出至军门招樊哙入护沛公，这是鸿门虎斗中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使本文情节更为丰富生动。樊哙的入坐，起了缓和局势的纽带作用。当时失去了主意的项羽正在不得下场的时候，这个带着草莽英雄气概的樊哙，特别

得到项羽的赏识，给予优厚的款待，消弭了席前舞剑的紧张气氛，也给刘邦造成了脱逃的机会。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至“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写出沛公脱逃及张良留陪项、范，构成本文故事情节的尾声。沛公的脱逃，表示事件的转折，矛盾的初步解决。同时，也正酝酿着新的斗争，新的发展的阶段即将开始。在这个尾声中，也充分地暴露了没落的贵族“英雄”项羽的丧失人心、丧失斗志的失败前途。范增所说的，“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是这个事件的总结与预断。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这结尾一句，再次强调了这一个思想，并与开头的情节线索密相呼应，项、刘斗争形势已经起了质的变化。

从《鸿门宴》的情节结构中，读者可以深刻体会到作者高度的综合、概括、提高的创作手法，作者把复杂的事件、人物有机地组织起来，有条不紊。这个故事，形形色色的人物是这样集中，曲曲折折的情节是那样错综交织着，显出高度的多样统一，其中不少的穿插，都被作者以最经济的手法组织在紧凑完整的情节结构之中。在这样紧凑的情节中，又能体现出多种的人物性格，描绘出许多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行文中情节的展开层层相因，首尾相联，而且千头万绪，都朝着一个天然的趋势洶涌而下，使我们看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应接不暇。作者运用了千锤百炼的字句，朴素平易的语言，反映了深刻而丰富的历史事实，又使文章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成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佳作。

### 人物形象

《史记》是一部具有显著的特色的巨著。《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包括“本纪”和“世家”）可以说是古代杰出的人物特写。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家，在他的人物特写里，他善于运用精炼的语言，塑造许多具有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他善于运用准确有力的笔触，描绘人物的具有特征的行动，这是《史记》里的人物描写的一个鲜明特点。《鸿门宴》中的人物性格，主要就是围绕鸿门宴这一场斗争中人物的行动来表现的。

《鸿门宴》写刘、项在推翻暴秦以后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人物都是项、刘两个集团的上层将领，并以刘邦、项羽为主。作者对项羽这一人物，一方面是同情，另一方面是批判。项羽当时有四十万大军，他唯我独尊，把推翻秦王朝的功绩，视为是他个人的力量的结果，于是他必然要和刘邦势不两立了。在《鸿门宴》中，一方面显示了他时代的宠儿，他有威望，有“亘古以来未尝有也”的功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这时已不再象“杀庆救赵”时那样果断、机警，而成为喜怒无常、优柔寡断的人了。在分赃的斗争中，表现了项羽的刚愎自用，丧失人心。开头他要“击破沛公军”，但听了刘邦的“解

释”之后，“误会”消散了，在宴会上反显得被动。这并不是他的“宽大”，而是被对方的卑躬屈节所迷惑，是妄自尊大的弱点的暴露。如刘邦在初会面时说了一席疏通的话，果然打动了他的心，项羽这位“贵族公子”竟把事实的根底和盘托出，直截了当地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这两位“英雄”的这次遭遇，显示了项羽当时虽然强大，但在与刘邦斗争中，他却被愚弄了。再说他对待樊哙的一段情节，固然表现出他器重“勇士”的“英雄”性格，但更主要是从他对樊哙的一番演说的“未有以应”的态度中，表示了他这时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处于不清醒的境地了。直到刘邦逃脱，“已至军矣”，他虽感到有些失望，但仍不以为意。作者对于项羽这个失败“英雄”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从作者的这些具体描写中，使读者感触到：在他的浓厚的“英雄”色彩的后面，潜伏着失败的阴影。

至于刘邦这个成功的“英雄”，在《鸿门宴》里的形象却是丑陋的。作者对刘邦这个人物的态度一直是大胆暴露的，作品通过具体的描写，揭露了刘邦的阴诈，但也写出了他的善于用人及其内部的一致。

《鸿门宴》里的刘邦，他起先有“距关，毋内诸侯”的妄想，企图独吞胜利果食。等到大祸临头，又是那样手足无措，到处乞怜，并立刻编造一套说词，否认过去的企图。作者所以不厌其详地写出他同张良的答话，就在于揭露他的阴私、狡诈。作者又细致地刻划他的钻营笼络的手腕：先尽力探询张良同项伯的关系，就决定“兄事之”，和项伯结交献殷勤；对项伯开头只是敬酒、祝寿，“约为婚姻”，等到他们结成至亲以后，才谈到正事：“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这些地方，都表现了他的善权变、会笼络的特点。作者从他在鸿门宴上的行动中，进一步展示他的性格。他和项羽见面时说的那段话，有叙旧情，有提醒对方不要忘记共过患难；有认错，有疏通；既动听，又得体。作者用许多事实告诉读者，他之所以取胜，是和善于耍手腕，弄权术，能投人之所好，会笼络人心分不开的。

其实，刘、项之成败得失，不能只是个人的力量强弱、手腕高低所决定的。战争初期，项羽兵力比刘邦强大得多，经常获胜。但因刘邦在其占领区内，注重了安定社会秩序，而项羽却反之，只图恢复战国时代的旧局面。所以刘邦愈战愈强，项羽愈战愈弱。最后楚汉于垓下决战，项羽败死乌江。项羽被围垓下时感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最后突围逃至乌江，他自杀前又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虽然项羽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时”（意即“时运”）与“天”（意即“天命”），但实际上是因为他违反了当时的“社会趋势”，所以即使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本领，也不能不为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碾毙。

在《鸿门宴》里出现的刘、项两方人物，也有很大的差异，刘方人物都是比较声气



相通的，项方人物则显得各怀鬼胎，意气用事。如刘方的张良，对项伯的“欲呼与俱去”，表示拒绝。他以为“与人之事，共人之急”，在这危急的时候，“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这说明他愿意效忠于刘，同时也表现了他是个比较有胆识的谋士。作者对于樊哙，也着重刻划成是一个有志气的壮士的形象。项方人物如项伯，在作者笔下是个眼光短浅的贵族官僚的形象，他在双方矛盾极端尖锐的时候，关心的只是在敌方的朋友张良的个人生死问题。至于范增，虽有心成楚之大业，但却无能为力，只有徒然感慨、气愤地打破玉斗而已。

### 语言

作者在语言运用上，是有很大成就的。首先，作者善于采用和吸收古人有用的语言。他采用古语不是死板的搬用，而是加以活用，赋以新的生命，变成为自己的语言。他的文章较之同时代的文人的文章，尤为朴质简炼、通畅易晓。

其次，作者注意语言的通俗化。他的写作方法是“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用这种方法，为“一家之言”。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吸取人民语言。如文中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都是当时的习用语。“唉，竖子不足与谋！”是一般人惯用的口头语。

再次，人物的语言和性格一致，使形象更加突出。作者对他的历史传记，颇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刻划，因此他十分重视人物语言的描写。例如他写范增的话是：“吾令人望其气……急击勿失！”这种口气，活画了人物的自作主张，断然地发号施令的嘴脸，使人感到他的骄横。他命项庄舞剑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而他在项王面前破口大骂：“……吾属今为之虏矣！”这时冲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则称“吾属”。樊哙的口吻是爽直坚决的：“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张良的语言和樊哙就完全不同，鲜明地表现了这个谋臣的本色。如“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这是个有主见而又毫无急躁自满情绪的人。他要表示自己的见解，总先说明理由，才下结论：“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作者写刘邦的语言，则暴露了他的势利和权诈。如起先称张良为“君”：“君安与项伯有故？”“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写他笼络项伯时，在未见面前说：“吾得兄事之”；见面时“约为婚姻”。这些都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 处理材料的特点

作者在处理材料上，有如下特点：第一，材料的取舍，繁简适当。作者仅用一千三百九十四个字，把这样复杂的历史事实写成一段生动的故事，有简有繁。如只用“项羽